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历史中的故事

ZHONGGUOLISHI

故事中的历史



ZHONGGUOLISHI

明史演义

蔡东藩 著

(下)



中
国
历
史
通
俗
演
义

明史演义

(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蔡东藩 著

目 录

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1

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7

第三回

攻城掠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 13

第四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祐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 20

第五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 27

第六回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 33

第七回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禁归绝粒 40

第八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咯东浙胡大海荐贤 47

第九回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掣眷逃生 54

第十回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 60

第十五回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 66

第十二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 72



第十三回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 79

第十四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 85

第十五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 93

第十六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枭擒维南京献俘 99

第十七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 106

第十八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 113

第十九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 120

第二十回

凤微德奇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126

第二十一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戾使臣靖难兴师 132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140

第二十三回

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146

第二十四回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 152

第二十五回

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 159

第二十六回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 166

明史演义



目 录

| | |
|-------------------|-----|
| 第二十七回 | |
| 梅驸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 | 173 |
| 第二十八回 | |
| 下南交杀故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 | 180 |
| 第二十九回 | |
| 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 | 187 |
| 第三十回 | |
| 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娶驾 | 194 |
| 第三十一回 | |
|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 201 |
| 第三十二回 | |
| 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 208 |
| 第三十三回 | |
| 享太平与民同乐 徽权阉为主斥奸 | 215 |
| 第三十四回 | |
|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 222 |
| 第三十五回 | |
|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 229 |
| 第三十六回 | |
| 议和饯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 236 |
| 第三十七回 | |
|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 243 |
| 第三十八回 | |
| 于少保沈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 | 250 |
| 第三十九回 | |
|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 257 |
| 第四十回 | |
|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 264 |

明史演义



明
史
演
义

| | |
|-------------------|-----|
| 第四十一回 | |
| 白圭讨平鄖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各瑶 | 271 |
| 第四十二回 | |
| 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谪谏阿丑悟君心 | 278 |
| 第四十三回 | |
| 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 | 285 |
| 第四十四回 | |
| 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 | 292 |
| 第四十五回 | |
| 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 | 300 |
| 第四十六回 | |
| 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 | 307 |
| 第四十七回 | |
| 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 | 314 |
| 第四十八回 | |
| 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 | 321 |
| 第四十九回 | |
| 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 | 328 |
| 第五十回 | |
| 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 | 335 |
| 第五十一回 | |
| 秦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 | 342 |
| 第五十二回 | |
|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 | 349 |
| 第五十三回 | |
|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 356 |
| 第五十四回 | |
| 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 | 363 |

明史演义



第五十五回

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 370

第五十六回

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 377

第五十七回

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 385

第五十八回

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 393

第五十九回

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 400

第六十回

递官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407

第六十一回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 415

第六十二回

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荩臣极谏 422

第六十三回

罪仇鸾剖棺正法 励严嵩拼死留名 429

第六十四回

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 436

第六十五回

胡宗宪用谋赚海盗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443

第六十六回

汪寇目中计遭诛 尚美人更衣侍寝 450

第六十七回

海刚峰刚方绝俗 邹应龙应梦劾奸 457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464

目
录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471

第七十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箓 脱身羁绁怅断鼎湖 478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485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492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499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507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缄约 514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哱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521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島山 527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蟹鱼食字决策建储 535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542

第八十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549

第八十一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556

第八十二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563



| | |
|----------------------|-----|
| 第八十三回 | |
|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 571 |
| 第八十四回 | |
|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 577 |
| 第八十五回 | |
|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 584 |
| 第八十六回 | |
|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 590 |
| 第八十七回 | |
|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 597 |
| 第八十八回 | |
| 兴党狱缇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 604 |
| 第八十九回 | |
|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 610 |
| 第九十回 | |
| 惩淫恶阉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 617 |
| 第九十一回 | |
|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 624 |
| 第九十二回 | |
|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 631 |
| 第九十三回 | |
|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 638 |
| 第九十四回 | |
|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 645 |
| 第九十五回 | |
|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殁卢象升 | 652 |
| 第九十六回 | |
|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闻复炽 | 659 |

明史演义

第九十七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舄 666

第九十八回

扰秦楚闻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673

第九十九回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681

第一百回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689



明
史
演
义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却说袁州推官郭谏臣，因受严嵩的凌辱，无从泄愤，遂具书揭严氏罪恶，呈上南京御史林润。正值林润巡视江防，会晤谏臣，又由谏臣面诉始末，把罗龙文阴养刺客事，亦一一陈明。林润遂上疏驰奏道：

臣巡视上江，备访江洋群盗，悉窜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卜筑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推严世蕃为主。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凶顽，日夜与龙文诽谤朝政，动摇人心，近者假治第为名，聚众至四千人，道路汹汹，咸谓变且不测，乞早正刑章，以绝祸本！

疏入后，世宗大加震怒，立命林润捕世蕃等，入京问罪。林润得旨，一面檄徽州府推官栗祁，缉拿罗龙文，一面亲赴九江，与郭谏臣接洽。谏臣先白监司，将严府工匠四千人，勒令遣散，然后围住世蕃府第。罗龙文在徽州，闻有缉捕消息，急忙逃至严府，不防严府已围得水泄不通，此时自投罗网，还有甚么侥幸？一声呼喝，已被拿住，严世蕃本无兵甲，所有工匠，已被遣散，只好束手受缚。林润乃谕袁州府，详访严氏罪状，汇集成案，复上疏劾严嵩父子道：

世蕃罪恶，积非一日，任彭孔为主谋，罗龙文为羽翼，恶子严鹤、严鸿为爪牙，占会城廒仓，吞宗藩府第，夺平民房舍，又改厘祝之宫以为家祠，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栏横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槛，峻宇雕墙，巍然朝堂之规模也。袁城之中，列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鸿，东府居绍庆，中府居绍庠，而嵩与世蕃，则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为护卫之壮丁，森然分封之仪度也。总天下之货宝，尽入其家，世蕃已逾天府，诸子各冠东南，虽豪仆严年，谋客彭孔，家资亦称亿万，民穷盗起，职此之由，而曰朝廷无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而曰朝廷无如我乐。甚者畜养厮徒，招纳叛卒，旦则伐鼓而聚，暮则鸣金而解，明称官舍，出没江广，劫掠士民，其家人严寿二、严银一等，阴养刺客，昏夜杀人，夺人子女，劫人金钱，半岁之间，事发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祸心，阴结典模，在朝则为宁贤，居乡则为宸濠，以一人之身，而总群奸之恶，虽赤其族，犹有余辜。严嵩不顾子未赴伍，朦胧请移近卫，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国法为不足遵，以公议为不足恤，世蕃稔恶，有司受词数千，尽送父嵩。嵩闻其词而处分之，尚可诿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纵之，又曲庇之，此臣谓嵩不能无罪也。

现已将世蕃、龙文等，拿解京师，伏乞皇上尽情惩治，以为将来之罔上行私，藐法谋逆者戒！

这疏继上，世宗自然动怒，立命法司严讯，世蕃在狱，神色自若，反抵掌笑道：“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龙文已经下狱，难道能请龙王么？严氏旧党，在京尚多，统为世蕃怀忧，暗中贿通狱卒，入内探望。世蕃道：“招摇纳贿，我亦不必自讳，好在当今皇帝，并未办过多少贪官，此层尽可无虑。若说聚众为逆，尚无实在证据，可讽言官削去。我想杨、沈两案，是廷臣常谈，据为我家罪案，今烦诸位当众宣扬，只说这两案最关重大，邹、林两人，并未加入奏疏，哪里能扳倒严氏？他们听以为真，再去上疏，那时我便可出狱了。”

明

史

演

义

奇谈。大众道：“杨、沈两案，再或加入，情罪愈重，奈何谓可出狱？”我亦要问。世蕃道：“杨继盛、沈鍊下狱，虽由我父拟旨，终究是皇上主裁，若重行提及，必然触怒皇上，加罪他们，我不是可脱罪么？”世宗脏腑，已被他窥透，放在京时所拟奏对，无不中彀，几玩世宗于股掌之上，此次若非徐阶，亦必中彼计，奸人之巧伺上意也如此。大众领计而去，故意的游说当道，扬言都中，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等，果然堕入狡谋，拟将杨、沈两案，归罪严氏，再行劾奏。属稿已定，走谒大学士徐阶，谈及续劾严氏的事情。徐阶道：“诸君如何属稿，可否令我一闻？”光升道：“正要就正阁老呢。”说罢，即从怀中取出稿纸，交与徐阶。阶从头至尾，瞧了一遍，淡淡的说道：“法家断案，谅无错误，今日已不及拜疏，诸君请入内厅茗谈罢。”于是阶为前导，光升等后随，同入内厅，左右分坐。献茗毕，阶屏退家人，笑向光升等问道：“诸君意中，将欲活严公子么？”奇问，恰针对世蕃奇谈。光升等齐声答道：“小严一死，尚不足蔽罪，奈何令他再活？”阶点首道：“照此说来，是非致死小严不可，奈何牵入杨、沈两案？”老徐出头，小严奈何。张永明道：“用杨、沈事，正要他抵死。”阶又笑道：“诸君弄错了，杨、沈冤死，原是人人痛愤，但杨死由特旨，沈死由泛旨，今上英明，岂肯自承不是吗？如果照此申奏，一人御览，必疑法司借了严氏，归罪皇上，上必震怒，言事诸人，恐皆不免，严公子反得逍遙法外，骑款段驴出都门去了。”仿佛孙庞斗智。光升闻到此言，才恍然大悟，齐声道：“阁老高见，足令晚辈钦服，但奏稿将如何裁定，还乞明教？”阶答道：“现在奸党在京，耳目众多，稍一迟延，必然泄漏机谋，即致败事，今日急宜改定，只须把林御史原疏中，所说聚众为非的事件，尽情抉发，参入旁证，便足推倒严氏了。但须请大司寇执笔。”光升谦不敢当，永明等复争推徐阶，阶至此，方从袖中取出一纸，示众人道：“老朽已拟定一稿，请诸公过目，未知可合用否？”预备久了。众人览稿，见徐阶所拟，与林润原奏，大略相似，内中增入各条，一系罗龙文与

汪直交通，贿世蕃求官；二系世蕃用术者言，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规模不亚王阙；三系勾结宗人典模，阴伺非常，多聚亡命，北通胡虏，南结倭寇，互约响应等语。光升道：“好极！好极！小严的头颅，管教从此分离了。”徐阶即召缮折的记室，令人密室，阖门速写。好在光升等随带印章，待已写毕，瞧了一周，即用印加封，由光升亲往递呈，大众别去徐阶，专待好音。

是时世蕃在狱，闻光升、永明等，已将杨、沈两案加入，自喜奸计得行，语龙文道：“众官欲把你我偿杨、沈命，奈何？”龙文不应。世蕃握龙文手，附耳语道：“我等且畅饮，不出十日，定可出狱。皇上因此还念我父，再降恩命，也未可知。惟悔从前不先取徐阶首，致有今日，这也由我父养恶至此，不消说了。功则归己，过则归父。今已早晚可归，用前计未迟，看那徐老头儿，及邹、林诸贼等，得逃我手吗？”除非后世。龙文再欲细问，世蕃笑道：“取酒过来，我与你先痛饮一番，到了出狱，自然深信我言，毋劳多说。”原来两人在狱，与家居也差不多。没有如夫人相陪，究竟不及家里。他手中有了黄金，哪一个不来趋奉，所以狱中役卒，与家内奴仆一般。两人呼酒索肉，无不立应，彼此吃得烂醉，鼾睡一宵。到了次日午后，忽有狱卒走报，朝旨复下，着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鞫讯，已来提及两公了。世蕃诧异道：“莫非另有变卦吗？”言未已，当有锦衣卫趋入，将两人反翦而去。不一时，已到长安门，但见徐老头儿，正朝服出来，三法司等一同恭迓，相偕入厅事中，据案列坐。两人奉召入厅，跪在下面，徐阶也未尝絮问，只从袖中取出原疏，掷令世蕃自阅。世蕃瞧罢，吓得面色如土，只好连声呼冤。徐阶笑道：“严公子！你也不必狡赖了，朝廷已探得确凿，方命我等质问，以昭信实。”世蕃着急道：“徐公！徐公！你定要埋死我父子吗？”何不立取彼首。徐阶道：“自作孽，不可活，怨我何为？”言毕，便语三法司道：“我等且退堂罢！”法司应命，仍令世蕃等还系。徐阶匆匆趋出，还至私第亲自缮疏，极言事已勘实，如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速正典

明

史

演

义

刑，借泄公愤！这疏上去，好似世蕃的催命符，不到一日，即有旨令将世蕃、龙文处斩。世蕃还系时，已与龙文道：“此番休了。”奸党齐来探望，世蕃只俯首沉吟，不发一言。还有何想？既而下诏处斩，两人急得没法，只得抱头痛哭。其时世蕃家人，多到狱中，请世蕃寄书回家，与父诀别。当下取过纸笔，磨墨展毫，送至世蕃面前。世蕃执笔在手，泪珠儿簌簌流下，一张白纸，半张湿透，手亦发颤起来，不能书字。也有今日。转瞬间监斩官至，押出两人，如法捆绑，斩决市曹。难为了数十个如夫人。朝旨又削严嵩为民，令江西按籍没家产。抚按等不敢怠慢，立至严府查抄，共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三百余万两，珍异充斥，几逾天府。更鞠彭孔及严氏家人，得蔽匿奸盗，占夺民田子女等状，计二十七人，一律发配，将严嵩驱出门外，家屋发封。嵩寄食墓舍后，二年饿死。相士之言，不为不验。二十多年的大奸相，终弄到这般结局，可见古今无不败的权奸，乐得清白乃心，何苦贪心不足哩。大声呼喝，不啻暮鼓晨钟。

嗣是徐阶当国，疏请增置阁臣，乃以吏部尚书严讷，礼部尚书李春芳，并兼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务，一面再惩严党，将鄢懋卿、万案，袁应枢等，充戍边疆，了结奸案。总督东南军务胡宗宪，因素党严嵩，心不自安，又见倭患未靖，恐遭谴责，乃于一岁中两获白鹿，贡献京师，并令幕下才士徐文长，附上表章，极称帝德格天，祥呈仙鹿等因。世宗览表，见他文辞骈丽，雅颂同音，不由的极口的赞赏，当晋授宗宪为兵部尚书，兼节制巡抚，如三边故事。且告谢元极宝殿及太庙，大受朝贺。已而宗宪复献白龟二枚，五色芝五茎，草表的大手笔，又仗着徐文长先生。名副其实。世宗越加喜欢，赐名龟曰玉龟，芝曰仙芝，告谢如前。賚宗宪有加礼。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将徐文长履历，略行叙述。越中妇孺，多道文长轶事，故不得不提出略叙。文长名渭，浙江山阴人氏，少具隽才，且通兵法，惟素性落拓不羁，所作文词，多半不中绳墨，因此屡试不合，仅得一衿。至宗宪出督浙东，喜揽文士，如归安人茅坤，鄞人沈明

臣等，均招致幕府。文长亦以才名见知，受聘入幕，除代主文牍外，且屡为宗宪主谋。凡擒徐海，诱汪直，统由文长筹画出来，所以宗宪很是优待。后来宗宪被逮，文长脱归，佯狂越中，卒致病死。至今越中妇孺，谈及徐文长三字，多能传述轶闻，说他如何忮刻，其实都是佯狂时候的故事，文长特借此取乐，聊解牢骚呢：力为文长解免。

话休叙烦，且说胡宗宪位置愈高，责任愈重，他平时颇有胆略，与倭寇大小数十战，屡得胜仗，每临战阵，亦必亲冒矢石，戎服督师，不少畏缩。嘉靖三十八年，江北庙湾，及江南三川沙，连破倭寇，江、浙倭患稍息，流劫闽、广。宗宪既节制东南，所有闽、广军务，亦应归他调遣，凡总兵勋戚大臣，走谒白事，均从偏门入见，庭参跪拜。宗宪直受不辞，稍稍违忤，即被斥责。以此身为怨府，积毁渐多。且自严氏衰落，廷臣多钩考严党，宗宪虽然有功，总难逃严党二字。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已经谤书满箧，刺语盈廷。世宗本是个好猜的主子，今日加褒，明日加譴，几成常事，至给事中陆宗仪等，劾他为严氏余党，始终自恣等罪，遂下旨夺宗宪职，放归田里。越年复有廷臣续弹，有诏逮问，宗宪被逮至京，自恐首领不保，服毒身亡。颇为宗宪下曲笔，然谓其难逃严党，已成定评。宗宪一死，倭益猖獗，竟陷入福建兴化府，焚掠一空。自倭寇蹂躏东南，州县卫所，屡被残破，从未扰及府城。兴化为南闽名郡，夙称殷富，既被陷入，远近震动，幸有一位应运而生的名将，为国宣劳，得破宿寇。终以此平定东南，这位名将是谁，就是定远人戚继光。个儿郎齐声喝采。继光字元敬，世袭登州卫都指挥佥事，初隶胡宗宪部下，任职参将，能自创新法，出奇制胜。闽患日急，巡抚游得震飞章入告，且请调浙江义乌兵往援，统以继光。世宗准奏，并起复丁忧参政谭纶，及都督刘显，总兵俞大猷，合援兴化。刘显自广东赴援，部兵不满七百人，惮寇众不敢进，但在府城三十里外，隔江驻兵。俞大猷前被宗宪所劾，遣戍大同，至是复官南下，兵非素统，仓猝不便攻

明

史

演

义

城，亦暂作壁上观，专待继光来会。倭寇据兴化城三月，奸淫掳掠，无所不至，既饱私欲，乃移据平海卫，都指挥欧阳深战死。事闻于朝，罢巡抚游得震，代以谭纶，令速复平海卫所。适戚继光引义乌兵至，乃令继光将中军，刘显率左，大猷率右，进攻平海。倭寇忙来迎战，第一路遇着戚继光，正拟摇旗呐喊，冲将过去，不防戚家军中，鼓角骤鸣，各军都执筒喷射，放出无数石灰，白茫茫似起烟雾，迷住眼目，连东西南北的方向，一时都辨不清楚。倭兵正在擦目，戚家军已经杀到，手中所执的兵器，并非刀枪剑戟，乃是一二丈长的口筅，随手扫荡，打得倭兵头破血流，东歪西倒。这口筅究竟是何物？据戚继光所著练兵实记上载著，系将长大的毛竹，用快刀截去嫩梢细叶，四面削尖枝节，锋快如刀，与狼牙棒、铁蒺藜相似，一名叫作狼筅，系继光自行创制的兵器。倭兵从未见过这般器械，惊得手足无措，急忙四散奔逃。哪知逃到左边，与刘显相遇，一阵乱砍，杀死无数。逃到右边，与俞大猷相值，一阵乱搠，又杀得一个不留。还有返奔的倭人，经继光驱军杀上，头颅乱滚，颈血飞喷，顿时克复平海卫，把余倭尽行杀死，转攻兴化，已剩得一座空城，所有留守的倭兵，统皆遁去。这番厮杀，共斩虏首二千数百级，被掠的丁壮妇女，救还三千人。小子有诗赞戚继光道：

偏师制胜仗兵韬，小丑么么宁许逃。
若使名豪能代出，亚东何自起风涛？

欲知以后倭寇情形，且从下回再表。